牧齋初學集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六

墓誌銘七

明故整飭遼陽等處海防監督朝鮮軍務

山東按察司按察使蕭公墓誌銘

萬曆閒東師久不決中外攘臂主戰以梗壞封議而石司馬所遣說士曰沈惟敬者頗能得倭要領我師老將驕志不在戰陽欲殺惟敬以傾司馬而陰又欲委惟敬以弭倭當是時蕭公以遼海道監軍朝鮮制府一見即以惟敬屬公南原之役我師大衄總兵麻貴謀棄師走鴨綠公

單騎赴王京趣惟敬詒書退倭而制府乃以大
捷聞公再三力爭謂倭之退以惟敬手書青山
稷山不交一矢若詭詞奏報功罪錯迕不惟欺
罔 朝廷抑且貽笑外國制府自此大恨公矣
先是惟敬已奉 旨逮解及王京解嚴公即繫
惟敬抵遼陽制府欲以稽留欽犯罪公至是口
噤不能發而兵垣承制府指飛章上聞遂併徵
公下獄論戍嗟乎惟敬法在必死倭不退固死
倭退亦死倭退而人知其出於惟敬尤速死也
公督惟敬退倭熟知弭倭情事而又與力爭奏

報彼不螫公將安歸乎當制府屬惟敬時公固已入其㲄中矣南原之事公卽嘿不發一詞彼其能舍我乎公志在狥國義不旋踵解王京之危急爭南原之功罪功高不賞而曁禍從之公之自爲謀則失矣其於謀國不可謂不忠也公去東事益壞贊畫丁君應泰上書列其狀幷極訟公寃丁亦坐免官居久之奉 恩詔自嶺南赦還居家十餘年乃卒嗚呼公弱冠負膂力盜五十餘人夜切公父公獨身奮挺與鬬盜舍父父遁去身被創十餘瘢痕如刻畫舉進士繇刑

部郎考滿出守東昌親擒劇賊散其黨數千人
備兵潼關固原臨洮所至有聲跡其在臨洮火
落赤萬衆寇邊盛暑擐甲張疑設伏虜望風引
去海內皆以邊才目公及東事孔棘開設遼海
道司馬深倚辦公公亦思一有所奮成功名而
竟以此敗當公受事時封事已壞司馬爲舉朝
射的人皆縮頸却避公勇於爲國不顧利害觸
冐狀窩望塵受誣雖與司馬共塡牢戶困苦之
也此豈可使庸人小夫容頭過身者訐議其短
長哉公修髯偉幹彎弓躍馬意氣蓬湧歸田以

後簷闢據几奕棋窮日夜漠然若無所事者起自田家與夫人對啜麤糲或譏其儉嗇一旦相擇形勝建浮屠於巽地揮斥數千金如棄涕唾以此知公眞奇偉變化不測人也公諱應宮字某世爲蘇州之嘗熟人舉萬曆甲戌科進士卒於萬曆辛亥八月廿八日年七十有三娶龐氏封宜人勤勞共儉配君子無違德後公十三年年八十三而終有子曰可繼先公二年卒其孫廷舉等卜以崇禎二年十月葬公於曹庄之新阡以龐宜人祔焉往余在長安與奇士馮仲纓

金相輩游詢問東征事并公得罪狀與邸報所流傳大異已而遇丁贊畫之子出其父手書東事始末首尾斷爛字畫幾不可辨相與繹而存之視兩生之云若合符節比分纂 神宗實錄欲以其書上史官不果今獲志公之墓謹撮其槩而存之亦以信余之志他日有徵於國故焉其不獨以悲公之遇而已銘曰

東師遷延貽國恥毀封師戰共譋抵雄唱雌和惟一揆陽戰陰和廟堂指將帥慴伏如浮蝗公監九軍杖尺箠介馬并日馳敵壘辨士飛書射

枉矢倭人退舍鮮人救捷書露布亂朱紫掩敗攘功公所鄙奮髯駁辨怒抵几彼讒刎肉戎疵痏膚公弗奏謗盈匭荷戈瘴鄉魑魅喜終然歸耕牧羊豕哀哉司馬卒寃死埋骨牢檻流妻子國有實錄寡悖史捃拾朝報摭故紙浮石沉木盡如此枯竹腐骨誰能解（舉履切）我鑱公墓矯骳骫信史可徵百世俟有如不然視遼水

貴州布政使司監軍都清道右叅議兼僉事贈亞中大夫貴州布政使司右叅政陳

府君墓誌銘

萬曆四十五年冬黔師有事於勻哈府君以右
叅議分巡都清往監軍事所向克捷閱四月而
振旅以入賀行則君之病亟矣次年六月二十
二日舟抵蕪湖遂卒事聞　詔贈君官右叅政
階亞中大夫褒勤事也先是以按察司僉事備
兵川南長珙羣盜田虎熊林輩盤牙連歲酋豪
會艮弼作言起事通行爲囊槖諸夷酋皆蠢蠢
騷動君至補卒秉築城堡廣置閒諜明設購賞
募壯士搏戰殺虎林閒於奢氏俾誘殺艮弼又
移檄諭降凉山酋石波等萬餘人先後四年羣

盜𢓜散流亡來歸其萊黔也黔撫張公議勦下衛一見語合遂以勦事委君君偵知下衛諸苗倚平定爲謀主誘其酋至匀反接而斬之趣分兵四道竝進丁巳嘉平拔養鵝戊午正月破乾河馬蹄二月克擺沙高寨凡二十一寨馬蹄有洞阻險賊敗北者聚爲窟穴用火攻殲焉壘石封尸鑱其石曰天焦紀功而還是役也斬首二千三百餘級獲生口牛馬無算撫安降夷二萬四千餘人君以一監司專師旅之寄宿將悍夷悉稟紀律獷如崇明狡如邦彥鞭箠使之若叱

畜狗君沒而奢安踵叛兵連禍結迄於今未解黔蜀之人謂西南之禍起於招撫駕馭之非其人相與按手詫罵而尤追歎君之云亡爲可恤也府君諱禹謨字錫玄刑部右侍郎謚莊靖公諱瓚之長子君胚胎前光敏而好學莊靖公以爲才子莊靖公表著清德老而不替君孝敬祥順僶俛繼述所謂是昬之助蓋有賴云者也莊靖公歿君始舉於鄉累試不第俛就選人再居學官歷踐郎署禔躬者事所至皆有名蹟無忝莊靖公之遺訓焉當君少壯時以貴公子有盛

名於時厚自貶損補衣徒步默默如有所不自
慊者及其潦倒場屋晩而無子皆爲君歎息以
爲日暮途遠君則信眉抵掌激昂以赴功名之
會若騁騏驥於修途瘋然未知所稅駕也勾吟
之役年已七十矣寅緣篁箐扶曳下上手足皲
瘃衣袴弊裂氣息惙惙不少衰止師還之日磨
壓染翰沾沾自喜庶幾有據鞍裹革之志焉嗚
呼其可壯也已君博識强記貫穿經史尤好擩
摭四部中儷事駢語比類相從如古人所謂答
蕞枝癢者閒卷有得輒放筆大噱以爲娛樂蓋

其生平學殖如此官兵部司務譔左氏兵略若干卷以左氏爲經以羣史用兵制勝相比類者爲緯書成具疏上之　神宗命留備御覽君以書生談兵其所譔亦萃粹之屬耳而卒以兵事顯昔杜牧之注孫子自謂上窮天時下極人事乃不獲一試於行閒其視君何如哉君又輯騈志說儲經言枝指廣滑稽志若干卷補北堂書鈔若干卷皆傳於世君之卒也年七十有一後四年始得贈卹之典爲崇禎三年九月祔葬於莊靖公桃源之賜阡娶秦氏繼娶劉氏皆贈宜

人秦生一女嫁湖廣行都司斷事蔣國珙庀君葬事使其子來求銘君與先君交相好也莊靖公之喪先君疾使乳媼劔余往拜君與劉宜人撫之而泣蓋傷已之無子也今君有賢女實克葬君而余執筆爲之銘死生俛仰四十餘年於人世何如也銘曰

出自北門山隨水旋顯允莊靖賜塋巋然豐碑崒㠎石磴屈盤君所經營沒而祔焉橋梓鬱鬱松栢丸丸龜趺螭首愍綸載宣桃花之源夾以澗泉過者必式游者或歎我銘幽竁大書深鐫

禁彼樵牧後千斯年

故淮府左長史何公墓誌銘

萬曆初江陵執政以考成法計天下吏吏惴惴救過不暇而何公以平陽奏最再上計賜金褒異當是時何公自以不得志於公車思縛力吏治以自振發世亦知公果可以有爲而終以不遇年至慮耗抑沒於庸人之中後生小子或不知其有志於天下者公歿乃稍稍傳道之悲夫公諱鈁字子宣父壂以貲爲郎贈浙江平陽縣知縣公中嘉靖乙卯科舉人謁選知溫州之平

陽縣考六年滿陞南京錦衣衛經歴久之陞淮
王左長史致仕歸歸二十二年而卒娶許氏後
娶顧氏男三人世滋允澄允泓女二人公以嘉
靖乙酉生卒時萬暦癸卯也後卒之十五年而
葬墓在覆釜山之新塋公之治平陽也當江陵
初政公奉行功令尤慎法寬惠不刻始至慮因
平反幾千人晝夜視爰書目盡腫平陽東並海
南距閩西連括土曠而民勞歲輸永嘉及蒲門
所二倉凡千五百餘石涉江踰阻公悉以漕例
議折民兩便之平陽之南有江江南有大溪南

北相貫穿是爲東西江灌田可四十萬畮而閘栝之山犬牙相齧海水出焉北流注於溪水則田爲斥鹵公築復宋嘉定中鳳浦碶佐阧以[illegible]并碶上流八閘月而舉百年之廢永嘉侯一元記之江東西之田界閲履畝握算得漏田七萬畮平陽民去水禍增歲食不復轉徙他邑矣公行視甌閩防倭要害自金鄉衛抵炎亭珠明海道歎曰嘻信國之築而績溪之守其可以弗念乎乃築石堡二爲營房百有二十以居戍卒繕置守備焉歲再饑積穀備荒所活數萬人贖鍰

之輸官者一如憲令給票自塡方江陵政行時郡邑騷動齒牙相猾然奉行如公者實寡居平陽六年計口受俸錢毀家爲邑以櫛爬蘇醒爲能事故其事跡可記如此然公少卽好譚倜儻節槩及經世大略旣上公車與光州劉黃裳海鹽王文祿以豪傑相命之平陽過瑞安卓侍郎祠感黑虎之事求問所謂寳香山者而望祭焉其在南錦衣旣倦游矣謂康靳公有開國屯田功力請兵部復其後錦衣千戶游燕子璣指示振武營兵變時與黃裳釃酒譚兵之地停杯歎

息低廻不忍去歸田後徐尚寶貞明開畿南水田詒書詢公公報書言國家兵屯鹽漕四大政皆表裏水田田邊地之法四曰清舊屯重邊引廣招募隆賞功田內地之法四曰貴力田更納贖准徭役定流配田畿南之法三曰近山用閩人級泉法近河用楚人障陂法近海用吳人引潮法鑿鑿數萬言皆可施行而又謂設官行事文法便宜一切掣肘深慮夫底績之不易既而果如其云尚寶議既格所著潞水客談盛傳而公書則僅有存者嗚呼其可悲也公晚年以文

史自娛命觴顧曲談宴終日時時閔默不自得
嘗酒閒歎息語余甲戌罷公車海鹽王生年七
十病臥猶搖手相戒勿低頭就選人丁丑上計
生素髮垂領婆娑部堂前從衆中疾聲呼余郎
吏皆驚爲余至今猶愧王生也公不得中進士第
而俛首一官齟齬不得意以老公所爲欷歔感
歎或在於此然世方囊帛擔金以傳遽至於公
卿而公慨然懷古人趨赴功業之意以爲有道
路可指取斯已誖矣卽射策甲科其遇合亦豈
可期哉以公視尚寳抑又可悲也已公與先大

父同舉於鄉以猶子字我先人而余因以童子得見知公爲審乃撮季子允泓所次公生平着公之志以質於幽竁銘曰

覆釜之山對峙海門公卜新宮于此高原惟公之德施而尚屯如彼海波演迤歙呑雖則膏屯渙其後昆鍾水豐物注茲有源勿謂覆釜其丘如敦刻此銘章千載有聞

明故陜西按察司按察使徐公墓誌銘

天啓中逆奄方用事而秦撫喬應甲追比故刑侍王之寀贓以鉅萬計期旦夕取辦以說閹是

時吾邑徐公爲按察使心薄喬所爲且憐追比之寃也不欲急竟其獄喬故有心疾恃閹益張揎袖攘臂狂易如瘈狗公俛俛不爲屈退而歎曰此不類人所爲吾其無如矣鬱鬱不得志憤惋屬疾遂以不起嗚呼公不死於奄而死於奉奄之人猶死奄也公不死禍不可知得死爲幸雖然公豈自知其不免而祈死乎抑亦自知其必死而不祈免乎假令公不死其肯造祠廟頌功德望塵拜祝爲奉奄者之所爲乎公歿未幾喬以贓敗秦人皆噦其名而公之死至今猶爲

歎惜嗚呼孰謂三代之直道不在斯民也哉公諱待聘廷珍字也侯大父也懋德父也樹德本生父也其世系封贈具於余所譔先塋碑不再告也進士公所起也知樂清上虞分宜三縣以刑部主事改工部歷正郎陞湖廣按察使分守荆南終陝西按察使公之所閱官也公爲令廉辦惠和爬垢剔蠹三邑皆有遺愛在郎署斤斤守職莞節愼庫勾稽出入洗手不名一錢在荆南黔蜀寇旁午繹騷繕兵庀餉荆南晏然蓋公之歷官聲績可紀者如此嗟乎公起家爲令十

一年爲郎十二年栖遲淹久坎壈失職人皆爲
公扼腕顧坦然若無所事於世者晩晩遲暮乃
有秦中之行人謂公精已銷亡矣意有所不可
耿介於懷之死而不可掩沒此公之所以爲君
子也此余之志公所以謹謹書之而不敢畧也
公晩年與余游最密每從公契闊談讌酒肴嘉
美情愫披豁主不告疲客亦忘去以爲有古人
嘉賓式燕之風溫文令辭恭而有禮雖小夫狎
客長筵末坐未嘗有厭薄之意狎侮之色每竊
歎以爲盛德之事鄉邦所未有也韓子有言親

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公之亡也余不勝東阡北陌之感今其葬也又何忍不爲之銘哉公卒於天啓丙寅正月初七日享年七十有二娶陳氏贈淑人崇禎四年某月合葬於徐墅之阡公有子四人錫祚錫胤錫雲錫全女三人錫祚錫胤皆與余交好錫祚後公五年亦没錫胤實來乞銘銘曰
椽人作戚亂紀綱有夫負恃虎翼張公欲柱之懵莫當載筆入地愬上皇天晶日明公不亡彼哉腥腐閩穹蒼我磨斯石刻銘章微顯闡幽厥

義長

明故沔陽州知州徐君墓誌銘

徐之譜系出自南州其在吾邑至司空始大司空之弟曰徵仕郎伋徵仕之子曰太學生一德太學生三子而君其季也徐自司空貴盛其子姓多輕衣肥馬左絃右壺以游閒靡麗相放效而君之父獨以讀書修行勑戒其子招延名人魁士爲之師友以鐵礪其問學君甫弱冠已赫然有聲諸生閒矣萬曆丙午君與余偕舉於南京同年生私相指目曰此故晉曲臺禮徐生也

其見推服如此然君當是時感其年之漸長而悼親之不及見也每慨然太息泣下霑襟累試於南宮不利遂俛首州郡之職汲汲然欲援一命之榮以及其親而卒不可得君之志蓋之死而未已也嗚呼其可悲也已君爲教諭在徽之婺源曰此子朱子之鄉學也其敢弗共端拜拱揖示人准程䔇習孝秀講貫經籍闢四通之衢以達學宮鄉先生司農汪公太宰余公鏜石以誦焉五載擢知沔陽州沔兼受漢夏諸水水湍悍而岸善崩君乘小舟行視築堤疏門走漲扞

流明年水大至民以不害沔承荆下流有堤界荆沔間沔壅則病荆荆決則病沔君相度而中分之兩州之民皆曰于我有德楚藩之中涓徵租於沔白晝殺人吏莫敢何問君捕置之法相國之子侵沔民田産君視其質劑立返之豪右皆拱手奪氣君治沔二年米鹽酒脯皆取諸其家從兄分守荆南以令甲當改調沔人遮道挽留不聽發遂以病卒於官舍州人巷哭柩車之歸也男女老壯致奠醊者相望於道舟舡下上聲呱呱然蓋所謂聞於古而覩於今也君爲人

和平樂易飲酒溫克遇不可必達其志雖强有力不能奪與人交寡言自可無握手指示肺肝之狀其待故人亡友雖一揖之交終不相背負也君於同年生最善余及嘉定李長蘅長蘅嘗序君之交以爲其人與文淸堅沉厚皆合福德相而惜其不遇時也君卒長蘅哭之過時而悲今長蘅亦歿矣嗚呼長蘅之所謂福德相者其信耶否耶以其言爲信則君與長蘅其窮與不壽也已有徵矣以爲不信則世之貴且壽者雖三公吾猶以爲隸人雖百歲吾猶以爲殤子也

然則如君與長蘅者其遂可謂之窮且短耶否耶必有能辨之者矣君諱待任字廷葵卒於萬曆癸亥之九月享年五十有八娶潘氏先君而殂享年四十有三生一子曰錫祺某年某月合葬梅里之新阡而來請刻辭曰先人之志也銘曰

譬之車焉器工材良可規可萬養陰齊陽狶膏棘軸馳騁四方行數千里如庭與堂閉門不試小試輒傷負轅長歎嗟我鄙艮嗚呼哀哉視此銘章

廣西平樂府同知致仕進階朝列大夫陸

君墓誌銘

國家設資格用人分進士舉人爲甲乙科而近

世輕乙科彌甚郡邑官内徵得臺班者乙科纔

一二人而此一二人者又必其精彊蘊氣揣摩

捭闔游光揚聲乃僅而得之不若爲甲科者端

拜詳視便文無害安坐而致津要者十人而九

也世既輕視乙科而乙科之自視亦以爲支子

贅壻爲吏而不自力自力而鮮克有終即自力

且有終矣而往往連蹇不得quite息爲甲科者相與

心非而手笑之於是乙科之自視亦日益輕而吏治益以竊敝甚矣資格之爲吏病也往嘉興譚太僕好抵掌譚吏治每爲余言桐鄉令陸君之賢而惜其困於資格濡滯以老陸君者名枝字達卿嘗熟之畢澤鄉人也祖某父某少力貧好學以萬曆丙子舉於鄉謁選知桐鄉縣事陞夷陵州知州遷廣西平樂府同知致仕歸君治桐鄉懲前政數以墨敗布衾毛器妻子同茹菜茹勑丞尉各自厎厲助尹爲治勤聽斷勸農桑杜請託明購賞貧弱尉安獄訟衰止其治夷陵

大指如桐鄉不以隨牒平進稍自衰沮皆以廉平爲天下最此吾所謂乙科爲吏能自力而有終者也桐鄉滿考不當得州守夷陵滿考不當得府佐且在遠方當事者亦知其賢以其爲乙科且悃愊吏姑置之耳此所謂連蹇不得意困於資格者也君既致仕歸以孝友爲政於家以仁厚退讓爲德於鄉角巾布袍規言矩行爲鄉人子弟矜式者二十年天啓二年九月卒春秋八十有三崇禎八年四月葬畢澤圩之新阡君桐鄉之政譚太僕言之甚詳在夷陵勒碑記之

者雷髗討何思也洲官家把桐鄉富民之急以
廢宅荒田易其美田宅富人子訟之權要爭爲
官家地君曰無傷也使各復其所稅閣增將抵
削也故王少宰篆醵金往迎之以請於君君曰
閣至吾當以死拒之其可往迎乎閣瓜乎吏恣
爲姦利率州民追而沉之江閣不敢問也君之
爲吏其大事可記者如此銘曰
君之同時蓋有起乙科登西臺聳埶氣焰傾動
鄉里者矣不及百年高臺傾曲池平門無遺菸
墓有牧豕視君之所得孰侈君之八十也余述

斯言以稱壽今又銘之於此嗚呼非夫人之銘以告問史

明故浙江溫州府平陽縣知縣陸君墓誌銘

君諱崇禮字孟敦其上祖冶在勝國時始居嘗熟君之五世祖諱潤爲浙江溫州府太守祖諱一鳳福建泉州府同知卒於官父重科娶張氏女生五子而君與中子大叅君問禮皆成進士君家世仕宦高閎綽楔峻峙里門祖父老於諸生門戶單薄君與大叅君蚤歲矜奮互相磨切

寒窻宿火燈影熒熒敲筆砥墨聲響戛相應君既決起射策君殁而大叅君克趾厥美以葳君事君之兄弟所謂能起家者也君初令閩之龍溪據案判讀颯如風雨辟名撟令不洶而辨表民譎吏皆捧手縮舌中貴人榷稅於閩邑長吏造門傳呼伏謁君譙訶門者趣入具賓主禮中貴人心懟於君而邑中豪銜君執法飛謀鈞謗具草劾奏撫臣爲傳遽沮止其事得解而君行意自如也已調溫州之平陽平陽當兵燹之後歸流人復侵田畫饋運計算弊餘夜以繼日君

故有心悸疾遂不可爲卒於平陽之官寢萬曆三十年三月十二日也年三十一娶王氏子四人曰某某女二人大參君以天啓元年某月葬君於虞山先人之兆次走書京師屬余以銘余先世與君家比鄰突煙縷縷相接余王父舉嘉靖己未進士逾年而卒而從祖祖父憲副公復以乙丑舉進士後四十有餘年君家兄弟如之兩家門第廢興慶吊錯迕俛仰里門陳跡宛然故老過之無不愾歎憲副公之孫某實爲君壻而大參君與余篤厚不可以辭以志兩家之故

傳於閭胥亦余志也銘曰

猗陸氏美汾郇趾機雲比金玉君先鳴振前躅歷巖邑作明牧罷民蘇闔尹服斥危疑移塾沃名巳飛身則伏大厥家宜式穀虞山宮龍淵曲於萬年志陵谷

誥封中大夫廣東按察司按察使孫君墓誌銘

孫氏世居中州勝國時千一公官平江路錄事司主事遂家嘗熟弘正閒西川先生諱艾攻詩任俠爲沈啓南高足弟子鄧𢧐文度贊其畫像

曰開門延于里不羈之客赤手鑿百仞未闢之之山里人至今傳之艾生小川先生諱耒耒生三川先生諱七政亦以攻詩任俠有聞於時而府君其中子也府君諱林字子喬與其弟諱森字子桑羈貫成童爽朗玉立三川本秦川貴公子自皇甫司勳王司寇以下莫不造門君兄弟周旋杖函吐屬如流酒酣樂闋分韻賦詩刻燭又手倚待立就客無不停杯擊節以為二陸兩潘復出也稍長攻制科之業踔厲風發文采爛然而又得一時通人若無錫顧端文里中趙文

穀爲之師聲名籍甚省試榜出三川必問甲乙云何過此不復省視以爲不足以辱吾子也數踏省門不見收三川家益落嘗爲詩曰割宅留松徑開門借酒家被酒悲歌意若有不自得者君兄弟視形聽聲竭心力以娛老賓客日進詩酒不衰人皆曰幸哉有子也三川沒子柔與君之伯子恭甫相繼舉於鄉君以諸生祭酒授高郵州訓導會恭甫舉進士以刑部考滿君遂膺封典如其官又十年少子光甫亦舉進士君以恭甫三品晉封益榮顯矣又數年而卒當君盛

壯之時謂甲第可以契戾取已而數困鎖院家貧親老人以爲君憂君眉宇軒翥龍蓋人上奮髯樹頰里中少年莫敢陝輸視君者及其晚年聲華烜赫于公之門日高翟公之客復至君自念不逮其親抱枯魚靜樹之感歲時伏臘涕承於眶而壘瘁其色也君天性孝友既貴削衣損食以收睦賑卹爲事甃道路成橋梁汲汲然如有所不足者以其閒蒔花藥㡯園圃親知故舊岸幘談讌門徒業使講藪上壽偃仰極意者二十餘年斯可謂高朗令終備具五福者矣君既

辱與先人游而余與子桑同舉交在紀羣之間恭甫既第先甫始見知於余余亟稱之君過余而歎曰轂也食子難也收子君之知我子亦猶我之自知也恭甫歿先於君一年而君之喪先甫自泉來奔泉之民號咷歌思至於今未巳君之能知其子豈偶然哉君卒於崇禎十年四月享年七十有四娶陳氏贈淑人子三人朝肅廣東布政司右布政朝諧國子生朝讓福建泉州府知府女三人孫男女十五人某年某月葬吾谷之新阡往余有母之喪倒囊入息於質庫莫

有應者君呼恭甫之守藏者命趣與之余每讀史至平原君母死無以發喪之事未嘗不潸然出涕而歎君之能急我也今余雖告許之禍幽於清室而光甫之乞銘也哀曰微夫子之言無以葬吾先人也俯仰君父子閒存亡今昔良有足悲者故不辭而爲之銘銘曰

虞山大宮谷林小霍新阡之記姚史所作君每讀之解顏盤礴今歸於斯毳魄所樂絳樹錯繡丹丘塗艧從而父祖長游冥漠

東昌府通判王君墓誌銘

君王氏諱宇熙字伯明其先嘗熟之石塘里人也曾祖諱寶祖諱萬齡父諱之麟歷官山東布政司參政君之祖中縣役家圮依婦家於無錫參政舉進士始來歸焉參政娶蕭氏生四丈夫子君其長子也君爲兒時孑身就傅鄰塾孑孑掉書囊失足墮河水中鄰翁没而掀之乃得出長益自力問學以國子生選授山東都司經歷陞東昌府通判左遷魯王府審理致仕天啓二年二月卒年五十有六妻譚氏子九人某年某月葬於參政横瀝阡之昭穴參政廉辨長者其

卒於官也東人巷哭以過車君初至父老皆歡迎褰車帷相指目曰此故王大夫之子也君於吏治精壯果敏曉暢法律署四縣曰章丘陽信齊東堂邑署一州曰濮所至興利櫛垢若營其家東人遮道邀留不肯聽去旣去而歌思之曰眞吾王大夫之子也通判職治河是時黃河南徙漕運梗咽議者紛然以復舊河爲言君極陳泇溝之利當每歲疏濬以全力從事若分泇治黃彼此牽掣則舊運必不可復而新河亦坐廢此兩敝之道也于是開泇之議始定又移驛泇

尸以耆漕事至今賴之葢君之歷官其能績可記者多矣而此其大者也君罷官歸斗粟尺帛必與諸弟共從父弟死念仲弟之貧也以其子爲之後君多男子衣食百須枝梧㮰拾而能推以與弟人尤以爲難也君於諸弟恣其友愛而尤愛季弟宇春宇春好佛君亦晚而學佛疾旣革修西方儀軌堅坐正定以求所謂往生者葢浹日而後没銘曰

君初病噎鄭重謁余致幣肅拜携一卷書云將死矣念子相於敢乞銘章以當碣獎死趣安樂

若禪定餘浮屠道人有弗君如顧視人世蟲蝗蝍蛆盥饋沐浴撒手來去孰愚孰賢夢與幻與嗟我勞人未忘毀譽斯言贅矣以刻幽墟

天河公生壙誌

歐陽公記洛陽牡丹以謂天下真花獨牡丹花之鍾其美而見幸於人者也雖然鍾其美者天也王於姚妃於魏荊棘叢生於丹延褒邪之間雜然而品敘之則固繫於其所遭矣今天下獨重進士科以進士起家者譬如洛陽之花一出於畦塍則已享朱門幄帟之奉其餘它途者則

不能也夫進士之才美未必姚魏而它途未必
皆荊棘也而世之品敘若是何哉天河公文翰
端麗乎尹旁達其所鍾美矣鏃礪栝羽戰術藝
之場掉鞅先登其見幸於人也不難矣然而遷
延三北以年資入貢爲廣文於高郵於蕭爲令
於廣西之天河卒致其事以歸斯非所遭之蹇
而叢生於丹延褒邪之間者歟公在高郵御史
檄署寶應縣湖泊多盜咸自首服十旬而城成
其在天河四堡久沒於那夷馳片紙叱之侵疆
來復嗟乎公遠宰蠻縣窮裔一隅猶能奮臂其

閒令得受疆圉之寄其肯喪師失地而以城與虜乎國家逼逆資格使人才抑沒如此此不徙爲公歎也公今年八十筋力方剛博奕談嘯濡翰盡數紙傴僂俯躬不告劬勩子孫服儒攜嬰坐膝還視同學少年射策甲科驟至通顯而奄忽物化有邈若隔世者矣洛陽之花棄置於丹延褒邪之閒尋斧不及或以久延而朱門幄帟之中其萎落滋早人之見幸與造物之所護呵固不可同日而語也公自爲壽藏穿壙於先人之墓側而狀其行以屬余曰及吾之身願有述

也公殆古人所謂達生者將與趙邠卿司空表聖同游於千載之上余言之啁噍何足以發其一笑乎噫亦以志余之感而已矣公諱志學字希之姓薛氏稱天河從其官也今年萬曆四十八年也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六

墓誌銘八

浦君鎔先生墓誌銘

吾邑自唐宋以來人才輩出而流寓亦多賢者王處一之風節周仲美之經術陳敬初鄭季亮之詞章流風餘韻浸淫成俗賢者之所居若此其重也世道交喪而舊老遺民邈然不可以復作蓋百年于此矣如浦君君鎔者其亦近世之寓公也與君諱大治君鎔其字嘗之無錫人也父諱應麒舉進士入翰林官至左春坊左贊善

娶于陸生子三人而君其少子也君少穎異攻詩文楷書法歐陽率更遒勁有骨法十六補博士弟子員代宮贊公屬筆札宮贊公以爲類我當是時君方少年爲秦川貴公子其托寄已絕出流俗好書法名畫及雌彝兕敦之屬傾囊解衣一無吝惜所與游多高人辭客名僧逸民簾閣綈几焚香掃地清談竟日凝塵滿座庸夫俗子望之自遠不待閉門謝客也宮贊公歿君徒家虞山虞山多故家遺老而君之外家爲孫氏以風流好客聞于江左嘉靖中有崑山人周詩

者客于孫氏死葬孫氏之吾谷山人少不婚宦
所至以槊囊詩卷自隨孫氏子孫歲時漬酒于
其墓君聞其風而說之遂老于虞山其風致盖
與山人相彷彿云君天性孝友先人生產推以
予伯仲獨身徙虞山蕭然旅人也性耆讀書不
喜泛濫于子家喜老莊于集家喜陶韋外是則
旁行四句之書手鈔句讀朱黃儼然評論書畫
考正鐘鼎彝器欵識專門名家多有弗逮葛巾
挽杖游行山澤闤城市之中足跡可數積雪拒
門突煙不起彈琴商歌聲出金石晚年教其子

世彥尉爲名士所得束修羊一以奉君君以是能安貧味道老而不辱也天啓元年君八十有二卒之日沐浴危坐命其子蕑點書冊巾履若將遠適者合掌念佛端坐而逝是年之三月十九月也又四年其子將葬君于虞山之阡而以銘屬余曰先人之志也余少爲文章無所䜰避君讀而亟稱之庚申之秋余將還朝君躋門而拜曰願以身後累子嗚呼余何敢愛其荒言不以慰君也哉銘曰

世之盛也族墳墓聯朋友嫩宮室同衣服如周

官之所謂本俗者舉世而皆是風俗淳美士大夫澹于榮利遺民寓公幅巾談笑蓋無往而不得其所止焉今之世蹙蹙靡所騁辟地去國適彼樂土其孰適爲之主乎召彼故老徵諸閭史吾邑之傳僑寓者其將至君止乎嗚呼唏矣

張義卿墓誌銘

吾鄉趙文毅公之未沒也故雲南巡撫陳公用賓妻病禱於金碧山之神神傳語曰嘗熟趙公爲閻羅王以明年三月某日上弗可爲矣至期陳夫人果卒文毅亦沒於家其日時俱合而張

君浩字義卿者文毅之及門弟子也君力學修行博通古今以宿學碩儒自負年三十餘始爲諸生累困鎻院食貧仰屋鬱鬱不得志萬曆癸卯以病卒享年四十九沒之前數日喑不能言一夕忽語曰趙公辟我爲記室已表於上帝須命而往耳自述其七世往因在宋爲池州權守趙卯發德祐初殉義者語訖復喑越三日又曰趙公已得請矣拱坐而逝君沒家貧益甚其妻錢氏撫其孤孫履端食荼攻蓼備所不堪後君二十八年年七十五而終君初沒時錢病不知

人兩日而蘇曰見君冥府甲第中冠服都甚與
爲期曰待孺子立而來錢及見履端舉鄉試而
沒實崇禎四年也又四年乙亥履端舉其柩合
葬於君西山之阡而謁銘于余余惟神怪之說
孔子所不語而儒者多諱言之雖然以文毅之
剛强正直抑於羣小而君之深中篤厚老於諸
生屈於生而申於死亦理之不可誣者且夫生
而貴厚者其日短而死爲明神者其報長然則
爲善者可以不懈爲文毅與君之徒可以無憾
也三世之事信而有徵爲文毅與君者靈響昭

灼爍然明神則世之一夫九首凌厲恣睢者度不能無死其亦可以思懼矣乎爲世教計者惟恐神道之不章也何爲諱言哉余爲兒侍先君側識君修髯長身儀觀甚偉年十六七讀書山中君僂而過余以文呼曰吾文於今日爲絶倫于千古爲名世鄭重肅揖而去余少心易其言至今猶愧之履端又余門人也其忍不銘銘曰

生無貴仕沒有神流光熹後趾厥孫來世可徵訊墓文

虞逸夏君墓誌銘

君諱時中字庸父少從景陽秦君游而與少補
蔣君並爲童子師秦君家故饒于貲風流博雅
善度曲鼓琴尤喜藏書朱黃丹白開卷爛然從
人得秘書多用行書好寫篝燈勘讎老而不倦
蔣君尤貧不能購書人閒多有之書皆手自繕
寫盈箱溢几尤爲專勤君與秦君游讀其所藏
書幾遍又與蔣君是正六書之學故里中言小
學者繇蔣夏規言矩行儼然爲人師五十餘年
余歸田訪問遺老秦君蔣君皆前沒矣獨夏君
在乃備禮請與相見欲延致家塾不果又十餘

年而卒其子士瑚將葬君以余爲知君也請爲其銘自國初吳文恪公言里中宿儒有陳伯麟陸子善衛伯京鄧仲琚之徒迄於今遂不能舉其名氏不及百年如君者豈復有知之者乎夫布衣修行白首耆艾之士國之老成鄉之祭酒世之布帛菽粟而人之元氣也世之降也宿素衰落後生小子無所師範詩書墻壁五經掃地流風本俗罕有存者鄉井若此朝廷亦然故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君山嘆息于子雲文舉流涕於伯喈豈徒以其人也哉余爲夏君誌於

秦君蔣君牽連書之庸告於鄉之士友以識吾
憂云耳銘曰
君爲人邁叔季身入師腹經笥性孝友寡求忮
壽八十闕其二癸酉卒丙子殡墳三尺土一簣
作銘詩詞無媿後千年樵牧辟
龔府君墓誌銘
龔氏自唐宋以來世居嘗熟之小山國初有諱
瑜者徙居大河瑜之曾孫耀倜儻饒智略起家
素封耀生埛埛即君之父也君諱用賓字國光
少落落負奇氣學儒不成爲農歲比不登乃辭

於父母肇往服賈嘗自淮上抵江陰江陰令方
試士袖筆入試已事而歸歸數日江陰人夜扣
門告君補博士弟子員家人怒其誑欲毆之君
笑應曰是也君之祖卽世家產中落田不足三
百畝君四分之擇其一以養父母而推其二以
予弟操持門戶稍得枝柱久之復嘆曰吾去農
而賈去賈而儒今爲儒復不足賴其長爲老農
乎盡棄所授田躬耕沮洳之地稅衣率作築場
穫稻釀酒召客縱飲盡醉歌田彼南山之詞以
終老焉君爲人峭直不容人過不爲厓岸嶄絕

意闊如也又好平亭曲直扶弱禦強人以此多歸之海忠介公撫吳性嚴重長吏見者皆頭搶地君謁見白屯田利害及邑胥吏不法狀昂首抗辯忠介爲之俛首曰龔生經濟才也怨家訐君於提學御史御史扶而遣之是日有村巫降神走數里撫君背曰毋恐事已得直君初不知也鄉人驚相告曰龔秀才不獨能面折海都且驅使鬼神矣君好手鈔古書尤嗜春秋左氏傳以謂能疏通其義邑令有不禮于君者人嗾君首其陰事君曰無庸將自及未幾令以墨敗富

人子奇其孫立本欲以女妻之君曰齊大非吾耦也竟謝去焉其稱述經義好自引重多此類也君年八十以萬曆辛丑歲八月卒配范氏少君一歲先君十七年卒君卒之次年其子復澄合葬於官蕩之新阡後三十年立本仕爲崇德縣知縣屬其所與游者彭城錢謙益志君之墓銘曰

龔氏五世聚族而居有唐龍朔景木表閭曰識曰沂世秉高車早舉府君學不純儒高視闊步佩玉長裾畟畟良耜譪譪蘧廬嘯歌長寢其樂

旻如明德之後必復其初我銘匪諛以質幽墟

龔府君墓誌銘

余與龔子立本游數年而始識其尊人仰峯君戊午之六月立本邀余侍君汎舟荷花蕩余聞君故游于酒人觥籌交錯糺遝促數往往能困其坐客則亦巧為令章以當君君嚬蹙曰無多酌我君當恕老人也余少寛之則又引滿舉白賈勇而致師酬酢竟日數告困亦數求困人至於回舟秉燭談笑極驩而罷余退而語立本曰子之尊人非酒人也向者之游士女駢塡絲肉

亂作吾觀其振襟危坐肅然若屏居燕處此豈非昔人之稱夏仲御所謂吳兒木人石心者哉立本曰吾父孝友敬恭內行淳至每聞談人過惡輙掩耳而走嘗糶粟於人價浮一金亟封還之信使未發爲之申旦不寐其介獨不苟皆此類也晚年有末疾不良於行扶箯輿坐南榮偃曝之暇與親知舉杯輙復頹然霑醉天啓丙寅三月卒享年七十有六君諱復澄字清之祖瑯父用賓先世具余所撰厥考誌中配朱氏少於君一年勤勞恭儉與君媲德後君一年卒是年

十二月合葬於官蕩祖塋之次葬之後七年周立本崇德知縣考滿贈官而朱爲孺人子三人長立本今官南京刑部主事次務本正本銘曰賦詩不求工資以寫眞飲酒不辭醉用以全神爲德不近名樹德不敢羸畜以遺其子孫虞山之陽大河之濱尚其挈榼載酒以澆君之古墳

陳則輿墓誌銘

陳君於余二十年以長余少伉浪不可人意君折輩行與游嘗語余曰里中貴人遇我多繆爲恭敬特具酒食啗我我輙掉臂不顧公等多狎

侮人善嫚罵我顧喜從公等游不知其所以若此者何也居久之君益窮落魄不得志以死余時時念君輒省記其語君殁三十有四年其子夢鳳葬君於虞山而請余爲銘於予余何忍不銘君也哉君諱三吾字則輿少孤貧爲諸生好訪求里中耆舊故事殘碑斷翰一一摭榻藏弆以資見聞賓筵客座遇故家子弟輒盱衡抵掌劇談其祖宗譜牒羣從姻婭坊曲鄰並無不愕眙聳聽性滑稽多智委巷瑣碎與閭里銖兩之奸不出門屏能周知之稗官小令村歌市語雜

出脣吻閒無所差擇輕薄少年爲風謡歌曲諷切時事或譌傳出於君君亦欣然以爲能事初不曰非我爲之也然君之爲人孝友易直不牟利不宿怨知君者以爲有長者之行焉少夢前身爲寒山寺僧每避不入寺己酉春舟過寺門友人强之登焉入亡僧之室窻櫺床几宛如所夢詢其卒之日則君以生意慘然不懌而出遂以是年四月卒年五十三君之生也父方爲令客令以父之年命其小名曰五十旣而悔之曰柰何限若子以年乎更之曰百壽而君竟不登

下壽卒如令之始名君君生平好傳述齊諧夷堅怪異之事而此二事亦甚異後當有傳之者銘曰

生無所羸騰厥口死何所傳視其友書此哀石告末久

陳府君墓誌銘

余邑有兩明醫曰似虞周翁襟宇陳翁皆與余厚善周翁晚而却杖徒步行里中見他醫乘肩輿盛傔從必障面唾之曰鼠輩惡薄吾何曾見顧愛杏如此顧愛杏者嘉靖中良醫也陳翁家

世通顯有爲侍御史及推官者二子皆登賢書
比封君矣其爲小兒醫村童里嫗篝燈扣門未
嘗以昏夜爲解長身偉衣冠遇蓽門圭竇傴僂
而入繩床土銼兒呱呱啼敗絮中便溲狼籍視
顣顣察乳哺腥臊垢穢未嘗蹙頞掩鼻也爲人
溫良樂易語言姁姁兒知孩笑應和人者皆暱
而近之故其所治療爲多以其所得具甘毳買
粔籹以奉老母時時效人家嬰孺啼笑以相娛
說五十餘年如一日也崇禎八年翁卒年八十
三次年九月其妻范氏卒年八十一其子啓元

調元合葬于湖田之新阡而屬余銘其墓翁之
生平爲孫順爲子孝爲兄友睦婣任恤內外無
閒言二子仕爲邑令詒書戒之曰醫誤殺一人
吏誤殺一邑又曰我有十指以餬余口無以盜
泉爲鼎養也其嚴于家訓如此錢子曰周翁陳
翁皆好行其德修君子之行王介甫之稱淮南
杜君所謂寓于醫者也周翁善金吾淩君淩老
而貧故舊皆亡匿不見周翁獨厚遇之淩每言
周翁輒泣下陳翁之鄰兒殤而危中夜炷香而
祝曰天寧使貞婦無後乎周翁年九十三危坐

而逝陳翁享高年有賢子孫天之報施善人可以觀矣銘曰

扁鵲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秀眉黃髮誰無嬰携鳩車竹馬以遨以嬉天之報之亦既勤止壽考令終又多男子我銘好德敬告閭史

繆君墓誌銘

君諱某父曰道山翁以孝友世其家君讀書奉親蒔藥灌竹凝塵蔽榻道山安其養年九十餘乃終君好西方之教病革賦七言詩如所謂偈頌者瞪月趺坐而逝萬曆四十六年也年六十

有四娶於顧先君七年卒天啓三年合葬於虞山君之母吾外王父之從孫女君與余皆顧之自出也銘曰

死生大矣彌留之時孰能言笑如旅告歸生而爲善死則考終吾言若此以銘幽宮

王府君墓誌銘

嗚呼天之生斯民也其將使之蝗梁黍薾居室封巳而自爲乎抑亦欲其有補於斯人也古之聖賢勤身以憂世如列子之所云天民之窮毒憂苦危懼遑遽者其不自爲而爲人也天之所

使也若夫百年之間一介之士有離立崛起而食報於後者亦必其爲人太多自爲太少者也當其經營拮据之時途窮而道廣智蹇而願奢家無擔石妻子凍餓而恒思三族之人待以舉火窮年盡氣欲奮臂以與造物爭天雖閔之必重困之重困之而不已則天又不勝其閔時至事違若交手而相報焉北山愚公之謀平山也河曲之智叟聞而笑之操蛇之神告之於帝帝感其誠而遂焉繇此觀之世之所愚未必非智世之所智未必非愚也而封已自爲之徒矜其

目睫之智欲以沮止天下之爲善者而唯已之
從可不謂大愚也哉君諱嘉定爲吾邑甲乙族
有顯宦而君獨以孤貧起家計君之生平復先
墓僦故廬養孤嫠振危急凡所奮臂而爲之者
未嘗操奇贏權緩急量其力之可否以故舉事
輒大困少與其配陸孺人典衣縮食黽勉有無
孺人没生計益落則仰給于子錢家償以倍稱
之息閒嘗仰屋竊嘆人謂君且悔是矣而君顧
爲之益力蓋君之二子皆有儁才君之勇於爲
人窮老而不已者以有二子也天啓甲子仲子

夢鼎舉於鄉君年六十一矣又三年丁卯伯子
夢鼎亦舉而君以是年八月卒又八年崇禎乙
亥仲子旣舉進士出宰烏程歸而與伯子合葬
君夫婦於北山之新阡而謁銘于余嗚呼君之
所爲窮遠託大落落難合世之爲智叟者孰不
環而笑君且用以爲誡而君顧不自悔而爲之
益力而卒以食報於後君之爲人則已太多矣
其自爲未可謂之太少也君之父夢神人詒之
兩鑪曰以是爲而孫遂以名其三子君之爲善
不已而食報於後神相之矣操蛇之神之告于

帝也固曰懼其不已也夫爲善而不已神將懼之又遑恤夫環而笑之者乎如君者斯可以立教矣夫銘曰

君之喪母牆翣㡛穿吊者二人足音蛩然今之葬君冠蓋至止柩車首塗觀者罷市累累先壠兔穴狐丘負畚荷鍤保此一抔菀彼新阡闢道樹碣旁置萬家中有雙闕詒而孫子告以兆語飛鼎及鼒帝用錫汝勿謂善小天鑒在茲大書深刻著此銘詩

墓誌銘九

陳孺人張氏墓誌銘

應山陳愚字元朴故楊忠烈公之友也元朴少與忠烈結交以其女妻忠烈之長子之易忠烈被急徵元朴攜其壻間行荆鄖吳越間過余而泣曰親在不許友以死吾兩人皆有老母其若文孺何文孺忠烈字也元朴既除母喪率忠烈二子謁銘于余已而稽顙涕泣以母之誌爲請今年之易書來曰婦翁自公車罷歸抱病且死

遺言以其母及吾父之誌爲囑再三鄭重而卒余發書悲不自勝泣下沾襟蓋余有母之喪亦將禫矣初忠烈爲嘗熟令語余曰子不可不識吾元朴元朴亦以忠烈知余遂定交于長安邸中當是時余方少年豪舉元朴面目稜稜有不可犯干之色見而知爲端人正士也及忠烈官省垣余在史館皆侍從近臣而元朴老于公車余兩人每慰勞元朴不以不第爲元朴憂而憂其無以將母未嘗不相對閔默也忠烈被禍元朴傾身經紀其家邏者交跡于門母告元朴曰

汝不記與文孺升堂拜母之日乎文孺爲忠臣
汝能爲文孺死斯爲吾孝子汝勉爲我自力汝
以我故負文孺我亦無用見汝矣元朴跪受敎
屬其二子而行余間以白吾母且言忠烈母妻
誰樓露宿狀吾母爲泣數行下也天啓六年七
月元朴母卒崇禎元年忠烈之繼母卒余再罹
黨禍杜門養母又五年亦至于大故元朴歸楚
聞吾母訃爲之噭然而哭而今元朴亦死矣嗚
呼十餘年來死生患難如旋風怪雨三家母子
六喪其五獨余頑狠偷生視息天罰以不得即

死之若其欲久居此世者何也孺人姓張氏貴州府學訓導陳公諱一拯之繼室也訓導之爲人端方質直不愧古孝廉而孺人與之媲德姑娌八人皆富貴家女裙布操作與之游處無閒言撫訓導兄弟之子如其子兄子無賴謀要元朴殺之孺人亦無違言元朴束修自好人曰眞孝廉亦稱其母曰孝廉之母也享年七十有六生一子即愚萬曆巳酉科舉人孫男女共若干人以某年某月祔于訓導某山之阡銘曰

子不許其友以死母許其子以死忠臣良友賢

母孝子嗚呼斯銘庶幾久而不泐者恃後之有良史也

秦母錢太宜人墓誌銘

無錫秦君堈葬其母錢太宜人手疏其内行而謁銘于謙益謙益讀之仰而思俯而慟客曰何慟也謙益曰吾有慟于吾母也甚矣太宜人之似吾母也謙益之述先太淑人也其德有七曰順莊貞勤儉仁慈秦之述太宜人也其德有十曰恭敬誠孝慈仁正勤儉介比而觀之無弗同也述太宜人之孝而誠也旣饋而公姑交賀華

孺人歿事其舅蘭湯公盡解衣裝以供賻洗歸
于秦十三年事其父真定公與周恭人晨夕在
左右也周恭人病刲股肉以療之里中稱孝女
焉吾母之孝而誠猶是也述太宜人之敬也生
二十年而歸奉直公歸三十八年而奉直公歿
奉直公讀書負大節流連文酒不事家人生產
太宜人朝薺暮鹽黽勉佽助數踏省門不見收
從容慰藉閨閣中宛如賓友奉直公歿訓其二
子言稱先君十八年一日也吾母之敬吾先君
猶是也述其仁則宗婦之惸嫠者比屋而炊臧

獲之貧窶者分羹而食述其貞則言不出閨閫足不出廳屛目不覩優舞身不近巫尼述其勤儉則少而操作老而執勤寢門之內機杼軋軋然刀尺琅琅然也不耀珠翠不施薌澤陳禾之夕醯醬猶在閣裙布猶在桁也吾母之貞仁勤儉猶是也以言乎太宜人之慈其似吾母也滋甚秦君之述太宜人也曰置于懷者五十有四年謙益之述吾母也曰置于懷者五十有二年天下之母有慈焉如二母者乎天下之子有五十餘年而免于慈母之懷如二子者乎秦君以

休沐歸養謙益以罪免歸養二母之安之一也秦君之養其母也長筵版輿班白稚齒雍容燕喜以終其天年猶愾然有風停樹靜之悲而況于幽憂兇懼以壯子累慈母如謙益者乎又欲其以未死餘息强顏而志太宜人之墓不已過乎嗚呼河上之歌同病相憐秦君之念母與謙益之念母一也因秦君之請敘其母之令問淑德以昭管彤而吾母之生平亦得以附見焉詩有之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不獨以昭秦母之賢亦可以徵其子之錫類已矣太宜人之先出

吳越武肅父曰真定守諱某母曰周恭人嫁秦
君諱某誥贈奉直大夫福寧州知州生二子長
堈壬戌進士今官戶部雲南清吏司員外次坊
貢士孫男七人孫女五人曾孫男女三人庚辰
某月祔葬于奉直公軍將山箬塢之新阡銘曰
自劉子政之傳列女有母儀婦道賢明貞順之
目而後世之述婦德者相沿而未已我稽錢媛
及吾母氏婉娩德音上配圖史猗嗟秦母幸哉
有子福壽康寧考終哀死小人有母未嘗甘旨
鰲憂辱親志士所恥嗚呼才不才亦各言其子

也執筆而銘秦母之墓終古之慟沒世而已矣

誥贈宜人陸氏墓誌銘

萬曆閒長洲文文起以孝廉待閒與其妻廬居於竺塢三十八年四月文起下第歸而其妻辛九月權厝於竺塢之丙舍文起之甥令詹事姚君孟長爲之狀而其友故職方劉君靖之爲之銘皆曰眞孝廉之妻也後十二年文起以狀元及第又十年爲　今上之五年文起輟講筵奉使過家改葬宜人於新阡於是文起不遠百里謁銘於其友錢謙益且曰吾妻歸我凡二十三

年首不耀珠璣之飾身不御紈縠之衣嘗欲易
一故藤枕須五十錢無從辦而止妻處之怡然
也疾革屬以嫁時衣斂且曰無美木無厚葬念
我貧也今茲之葬也有宜人之贈有孝婦之褒
天光下賁綽楔歸然庶可謂備禮矣撫今而
追昔吾能無腹悲已乎吾妻少讀書識道理其
生平尤知文章爲可貴吾採其志雖歿而奉
天子之愍綸其終不能忘有道之一言也吾是
以有請於子子其勿辭謙益曰宜人之行不可
以一二舉舉其大者以衛輝公爲之舅而廟見

之訓詞奉爲師保易簀之夕始啓篋衍而出之也可不謂賢婦乎以文起爲之夫而閨門之相助儼若執友似續之計至脫簪珥以圖之也可不謂令妻乎吾徵諸文起又徵諸其甥與其友其可以示於今與後也亦明矣而何有於余言乎雖然宜人之於文起非猶夫人之夫婦而已静之所謂天作之合以相文起者也相之於鴻鵠未孚之日迨其毛羽豐矣六翮成矣中道弃之而不及見其遐舉此文起之所以腹悲而未已也若宜人則知其夫爲孝廉而已知其爲孝

廉之妻而已文起登上第官禁近宜人曰吾知吾孝廉而已浸假而操化權參大政宜人亦必曰吾知吾孝廉而已惟文起明允正直以道事君批鱗捐佞後先一節宜人必听然曰此眞竺塢文孝廉哉宜人之相文起葢夫婦而朋友者翕息之精陰慶而鮑叔之蒐默舉我知其亦若是則已矣孟長之狀靜之之銘固曰眞孝廉之妻也余惟有謹而書之以昭於管彤而已其又何加焉文起拜手曰唯唯宜人姓陸氏鄉貢士再聞之女卒年三十有九文起名震孟今官左

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衛輝公諱元發仕
爲衛輝府同知其上四世皆有名德載在國史
宜人生一女嫁舉人嚴栻子曰秉太學生宜人
没時秉甫匝歲宜人所置側室生也文起又舉
一子秉及二女皆在宜人没後其葬也以四月
之六日銘曰
有二美玉判而中分一爲鎮圭服御夫君五采
五就繅藉繽紛一爲蒼璧以禮天神神旣降止
乃瘞乃焚雖則焚瘞不隕孚尹竺塢之阡玉符
魂魂後于斯年鬱蔚慶雲

封太孺人趙氏墓誌銘

封太孺人趙氏贈文林郎慈谿縣知縣李府君諱可教之妻工部主事逢申之母也其卒以天啓七年二月年八十八其葬以崇禎八年祔府君之墓趙爲松江甲族其父母愛憐長女不忍遠嫁故府君受婚於趙氏之室及趙生二子太孺人趣府君曰可以歸矣趙富而李貧太孺人安之恭柔專勤以爲婦妻其舅曰吾婦若習焉貧家婦者其姑曰吾婦也乃若吾女其妯娌諸姑皆曰吾女兄弟也府君教授生徒歲致修脯

太孺人紡織佐之使有中人之產以安其子於學卒以成名逢申舉進士出宰慈谿太孺人誡之曰人知母之慈不知母之廉天下有慈母而褫子之衣奪子之食者乎母慈則必廉官廉則必慈汝勿謂不習爲吏以我爲師可矣逢申視事箠楚稀簡太孺人喜出而迎之屏內徹聞呼謈聲則否逢申每以此爲候逢申罷慈谿歸色養太孺人者二年而太孺人没及官工部以數言事觸忤世罔遺書問銘于余自傷爲子無狀不得大葬太孺人也余爲之黯然傷悲嗟乎世

之惡子冥很遺老母憂固有如余者乎才如逢
申猶自傷爲子無狀不能自解免而况於余乎
又况欲以余之言解逢申之悲而慰太孺人于
地下乎余于太孺人之德不能以徧書書其爲
婦爲妻爲母及其訓詞之大者以示永久若夫
君臣母子之閒身世無窮之恨余與逢申不能
自解免者茲石可泐茲文可朽悠悠終天曷有
窮乎銘曰
敎慈訓廉兮六載於慈昭我管彤兮百世之師
子孫駿發兮福祿鼎來鬱鬱佳城兮安寢埃之

贈孺人黄氏墓誌銘

封戶科給事中姚君之典之配曰贈孺人黄氏

黄氏世家歙之黄川與姚爲比鄰孺人少孤及

笄喪其母歸於姚不及舅姑事其夫子𧫒言指

使若嚴上然君病瘧惡藥孺人跪床下手捧藥

盌進之其恭順如此君僑居淮陰游學廣陵之

白沙孺人免身生一男子晅運悶絶移時而卒

萬曆丙申八月二十二日也年二十八卒三日

君負笈來歸帷堂儼然瓦燈青熒以爲孺人猶

在蓐也後一年丁酉君舉於鄉明年十月十五

日權厝孺人於歙之祖塋後三十年崇禎戊辰
孺人所乳兒思孝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又
六年以戶科給事中覃恩封父如其官而母贈
孺人思孝奉使節還歙焚黃墓下而爲文以告
鄉人故老聚觀傳誦相與欷歔流涕以爲美譚
而思孝之志不但已也奉其父所述事狀詒書
謙益俾志其墓思孝之祭文曰子以戍生母以
亥死是以子之生趣母之死也死者不復生生
者不速死是以母之死貫子之生也傷哉斯言
其有能爲思孝解者乎嗚呼吾母之棄養也十

年於此矣以終天之痛言之吾母之棄我於艾也猶姚母之棄其子於乳也其短與修無以擇也吾母之生也不獲安其子一日之養端禮之碑同文之獄洶洶者垂二十年殆不如姚母之安寢於巨室也思孝諷議瑣闥抗論殿陛爲
天子之詩臣其所以榮其親者未見其止也而余也爲傪人爲惡子乃欲以不孝之辭慰孝子之思而解罔極之慕不已傎乎無已則爲敘孺人之存沒與思孝之所以毒痛念母者以質於幽竁以傳於後世而幷及余之所以媿不能文

者庶假辭以告哀銘曰

夫存婦逝主御而壁瘞毋隕子孫珠產而蚌枯

天胡不食　帝用申錫有光熊熊我銘幽宮

封安人吳氏墓誌銘

故禮部儀制司主事武進鄭氏諱振先字太初

與其子翰林院庶吉士鄤皆弱冠取科第又先

後以抗疏敢言顯名天下而吳安人者儀部之

妻鄤之母也儀部官長安鍵戶草疏安人從夾

窻窺之端坐奮筆須毋蝟張嘆曰夫子其將有

爲也出而告之曰夫子無辟我我爲弱女時諸

父學士公以論奪情拜杖血肉狼籍私心已知
壯之其敢違夫子之志乎夫子勉之脫有不測
老親稚子乃吾事也疏入謫求寧尋中考功法
蒞郡小築夫婦偕隱以終其身儀部盛年貶謫
能無居隱畏約爲萬曆完人安人有助焉郢舉
天啓二年進士入史館未踰年亦抗疏歸安人
喜謂儀部幸哉君有子矣逆閹之難作急徵考
死者相望安人曰無恐將自及已而戒郢曰嫂
雖死其罄猶在子無謂閹敗可安枕也安人生
五歲通孝經列女傳其父簡討公以謂非凡女

才儀部而歸之事其舅章以孝相其夫以勤以廉教其子以學字其庶出之子以壹而至於忠孝大節凜然不二讀書通理況幾遠識則學士大夫有弗如也蓋嘗論之　神宗之世以廢藉爲苦海譬如寒宵噩夢纏綿淹抑能使人精銷慮耗而安人之夫妻處之裕如當此之時養其末節不傷其暮氣爲萬曆之臣於是乎有終矣
熹宗之世以鉤黨爲死府譬如震雷暴雨錯遌旁午能使人心悸魄奪而安人之母子處之嶷如當此之時違其氣祲不害其朝氣爲崇禎

之臣于是乎有始矣伯宗之妻之致戒其夫也
善矣然猶有智名焉豈若安人之遂其夫之志
乎范滂之母之無恨其子也賢矣然猶有俠心
焉豈若安人之安其子之節乎夷考安人之終
始君臣之際夫妻母子之閒可以觀可以風矣
又豈徒閨門圖史之故也哉儀部與安人晚而
信西方之教捨居第爲寺柴門疏食然燈相向
如所謂淨侶者儀部以崇禎元年卒四年九月
十八日安人病革自起盥漱誦楞嚴呪呼子女
續之而逝享年五十有九安人之父翰林院簡

討諱可行其諸父翰林院學士諱中行事見國
史子五人鄤郲郲郿祁郲祁皆庶出女五人將
合葬鄤具事狀走虞山請銘于謙益謙益方有
母之喪拜而辭焉至于再至于三鄤曰丙丁之
交益遭閹難亙以老母爲託公其忍忘諸乎嗚
呼閹既敗謙益不知戒懼再罹網羅以憂吾母
馴致大故誦安人戒子之語有深痛焉敢假玆
石以告哀遂哭而受命銘曰
維崇禎六年某月甲子孫子鄤啓先君之墓祔
其母氏忠孝賢明夫妻母子萬曆終崇禎始吁

誥封恭人顧氏墓誌銘

恭人顧氏故雲南布政使司左叅政黄公諱時雨之妻十三而歸十五而成婦七十而卒萬曆某年某月也天啓某葬于某地祔其夫之阡叅政公少食貧恭人朝齏暮鹽辛勤佽助叅政公舉進士官刑部郎出守惠州歷官藩臬恭人皆從官舍肅然內政肅穆養其舅姑甚孝姑之沒也叅政方上公車帷堂附身悉合禮度事其舅至于篤老洗腆之奉晚而益勤參政公六子

而第五子庶出也家嘗被火恭人從烈焰中出而復入以幼子免恭人卒幼子哭之慟曰失吾母吾不生也未幾亦卒余讀周南之詩所謂爲絺爲綌采采卷耳者皆尋嘗閨闥女子之能事而詩人咏而歌之先王被之管弦以爲房中之樂豈非以其克相內治有助于王化也哉叅政公起孤貧爲顯官恭人恭儉專勤經緯孝慈有相之之道焉斯亦詩人之所歌而女史之所傳也與叅政公於先人爲友而余與其諸子游最舊乃爲銘曰

士生窶貧以有車馬如木扶寸至于拱把天旣生之亦有相之黽勉室家聚鍼蓄絲匪勤匪職匪其匪德匪孝曷承匪慈曷植婉婉恭人實相黃公令妻壽母賢明考終蛻蜒龍山萬木如茨往從夫子爰契初龜

徐孺人墓誌銘

孺人徐氏父諱佶母周氏嫁錢氏夫諱某故工部侍郎諱恪之從孫女而江西叅政贈光祿寺少卿諱泮之婦也光祿備兵漢中孺人歸於我錢氏方貴盛孺人裙布操作無驕汰之色光祿

死倭難風雨漂摇家計零落孺人哀以喪其舅勤以相其夫黽勉以教育其子孫以一婦人操持門戶逾三十年子若孫皆死於諸生再世不競而家聲不隤於先祿時孺人力也卒於萬曆辛亥年七十有六子某先卒孫顯忠亦卒於是孺人久未克葬今年十二月諸孫卜日襄事而抱顯忠之遺言請銘於余嗚呼可哀也已余少則聞里之先生故老稱工侍之賢必推本其父敏叔之家教敏叔之先避亂居吳猶行喪禮以勵俗敏叔服習舊德又衆以臨川陸氏浦江鄭

氏之家規每晨朝其家人婦子訓之以肅睦聳之以善敗皆相與傳勑教誡而後退故其家之婦女皆有儀法如孺人者其流風餘俗久而不替蓋不可誣也嗚呼世德不衰而珩璜之節圖史之教其不著於閨門久矣以徐氏之教家者推而行之先王之治其有興乎今之君子塗飾一切急功利而緩教化競邪侈而薄廉隅國多罷民家鮮淑女圜土之聚不恥而罪隸舂槀之刑相望職此之故嗚呼憂世者其可視爲細故乎余故於孺人之葬表揭其先德而系之以銘

銘曰

梟豈無源木則有芝義門之女蔚爲母師煌煌

管彤千古爲儀昧昧我思銘以昭之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八